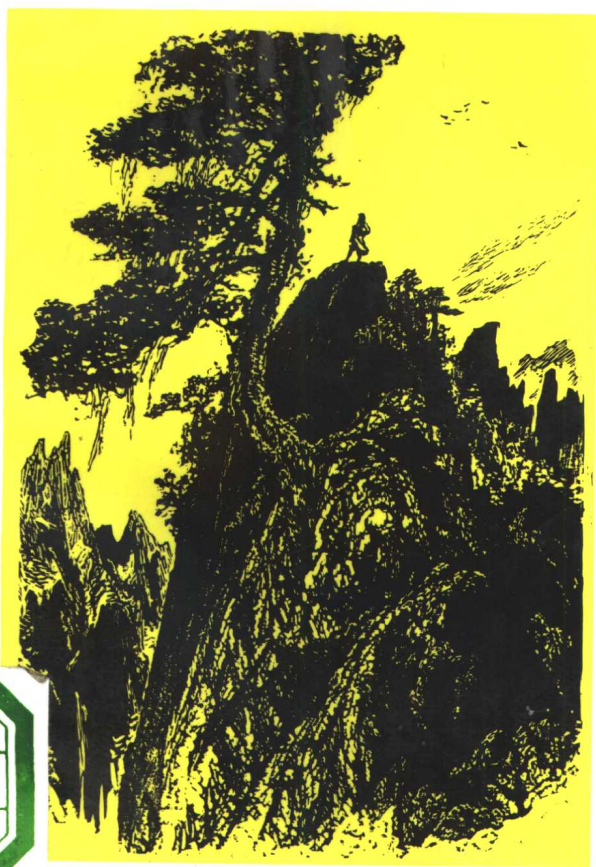


张李文 陈承模 著

杰出女性陈少敏



纺织工业出版社

杰出女性陈少敏

张李文 陈承模 著

纺织工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7 号

责任编辑:徐 杰

杰出女性陈少敏

张李文 陈承模 著

★

纺织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南大街4号)

电话:4662932 邮编:100027

北京市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 插页:0 字数:337千字

1993年12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9.80元

ISBN 7-5064-0991-7/K·0003

序 言

《杰出女性陈少敏》这本文学传记终于出版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陈少敏同志是我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她的一生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革命的历史阶段。青少年时期，她不甘心沿袭几千年来农村贫穷妇女们所走的老路，顽强地探索 and 追求独立解放之路，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她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她与李先念等同志一起，转战江淮河汉，在中原敌后建立和发展了鄂豫边区革命根据地和新四军第五师，使日寇和国民党顽军闻风丧胆。她被誉为我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全国解放以后，她是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的第一届主席，后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纺织工业生产，为了改变纺织职工恶劣的劳动环境和贫困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为了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权益，她奔走呼号，呕心沥血，无私无畏地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她对中国工人运动提出了很多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独到意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艰险的革命斗争经历，锤炼了她坚强的党性原则。在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同志党籍的时候，陈少敏同志不畏高压，坚持真理，毅然不举手，投了反对票，使全党震惊。

陈少敏同志不愧为杰出的女性、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陈少敏同志的一生，历尽坎坷曲折，多经磨难，是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我们早就盼望能把她党性纯真，品德高尚，艰苦奋斗，功绩卓著的事迹流传于世，激励后人。现在张李文、陈承模同志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两位老同志在五十年代都是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的干部，在陈少敏同志身边工作多年。张李文同志曾任陈少敏同志的秘书，对她以前的经历，亦有所知；对她五十年代的工作和生活，耳闻目睹。为写好这本书，这两位年过花甲的老同志广泛搜集史料，调查访问，分析研究，去伪存真，又经过反复修改加工，几易其稿，使之达到真实性、趣味性的统一，加强了可读性。

在全国人民正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今天，出版这本书，就是为了颂扬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勉励我们继承和发扬他们坚贞不屈、廉洁奉公、刻苦钻研、奋力拼搏的优良传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

1993年3月1日

目 录

没有送掉的孩子·····	1
人小情谊重·····	8
随父受教 ·····	17
听说有个“穷人党” ·····	24
吓跑美国女校长 ·····	33
喜逢挚友 ·····	43
特殊的请愿队伍 ·····	54
“苏维埃运动日”的遗憾 ·····	63
噩耗传来 ·····	72
挥拳痛打日本浪人 ·····	78
“姐妹团”的威力 ·····	88
狱中授计救静宜 ·····	93
“张张氏”大闹公堂·····	101
“煤黑子”和“全能编辑”·····	108
沙区播“火种”·····	116
组织“好人会”·····	121
海阔凭鱼跃·····	127
夜袭民团局·····	132
护送徐特立回湘·····	138
抗日烽火布中原·····	146
挥师南下鄂中·····	157
新街一战惊敌胆·····	167

痛袭日寇巡逻队·····	175
巧用兵以寡敌众·····	180
将计就计斗顽敌·····	190
智擒黄辉雅·····	199
争取戴焕章·····	206
拳拳慈母心·····	217
“千塘百坝”战干旱·····	225
枪炮声中议大政·····	235
割掉“脓包”·····	245
边区军民的好大姐·····	252
组织人民的大多数·····	261
喜迎南下支队·····	273
三军会师反内战·····	282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290
没有枪声的战斗·····	301
砸烂“十八层地狱”·····	309
生产建设是中心·····	318
让工人切身体会社会主义好·····	325
伯乐慧眼识骏马·····	332
维护群众权益·····	342
技术人员的知心朋友·····	350
“大跃进”的喜与忧·····	361
与民同苦渡难关·····	372
“包公”再世·····	382
凛然正气抗浩劫·····	390
刚正不阿保少奇·····	397
后记·····	411

没有送掉的孩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风云激荡的年代。

山东省有一条清澈的耳河，蜿蜒曲折，从寿光县与益都县交界处流过。河的西岸有一片茂密的杂树林，环绕着一个幽静的小村子，叫范于村。村北头有一个用泥墙围着小院子。院子里参差排列着几间又矮又黑的小土屋。这就是陈少敏祖辈定居的地方。

1902年阴历4月14日，陈少敏就出生在这低矮的土屋里。

陈少敏本姓孙，名叫肇修，小名叫寰子。

她的父亲孙万庆，八岁头上给地主的儿子当“伴读”。小东家去上学，孙万庆给背着书包，端着砚台，跟在后面。趟水过河时，小东家在岸边一站，要孙万庆背他过去。小东家比他大两岁，孙万庆背着小东家累得直喘粗气。

孙万庆是个勤奋好学的孩子，他利用几年“伴读”的机会，认识了不少字，学到了不少知识。小东家贪玩，不爱读书，经常让孙万庆代他做功课、写尺牋。

孙万庆长大后，身材魁梧，还练了几手武功。他性格刚强，为人仗义，不畏权贵，人称“孙铁汉”，虽然家境贫寒，却慷慨好施，能助人危急。他不满清室朝廷的腐败，具有民主自由意识，在范于村，他第一个剪掉了辫子。

孙万庆成家后，生了一男一女，一家四口，靠一亩半地和半亩菜园子勉强度日。

好强的孙万庆不甘心总过贫穷的日子。有一年他看到黄烟价高，想靠种黄烟挣点儿钱，就把仅有的一亩半地都种了黄烟。黄烟长势良好，苗肥叶壮，大有丰收之望，孙万庆心中大喜。谁知

快到收获的时候，突然一场冰雹，眼看着一片喜人的黄烟，霎时被打成了烂泥巴。孙万庆呆望着这一片惨景，满面愁云，心如刀割：“一家四口，今后靠什么过日子呀？”

孙万庆东挪西借，总算熬过了漫长的冬天。就在这难挨的春天，小少敏降生了。

小少敏降不择户，生不逢时。母亲由于缺乏营养，滴奶没有。小少敏吃不着奶，整天啼哭不止，闹得全家不得安宁。

眼看着面黄肌瘦的妻子和日夜啼哭的女儿，孙万庆手足无措，急得团团转。

正在此时，庄约（村里管事的）李大肚领着两个村丁，跨了进来，皮笑肉不笑地说：“万庆兄弟，你好福气，又添喜了。可要请客啊！”

孙万庆一听李大肚话里有话，不高兴地说：“李大哥，你是贵人不踏贱地。今日来此，有何贵干？”

李大肚把脸一沉，一本正经地说：“万庆兄弟，你算说对了，我是无事不来的。今大清老佛爷（慈禧太后）降旨，为了给外国人赔款，向百姓征收钱粮每人五百文。你家已是五口人了，得交两千五百文。”

“啊？！”孙万庆吃惊地问道：“李大哥，你说什么？刚刚落生的孩子也要交钱？”

“人头捐嘛，有几个人就得交几个人的喽。”李大肚不紧不慢地回答。

孙万庆强压怒火，恳求道：“李大哥，我家实在没有钱。你瞧，孩子娘没有奶，我都愁的没办法哪。请你高抬贵手，让我一步吧。”

任凭孙万庆怎么请求，李大肚毫不松口。

原来，李大肚早就看上孙万庆的一亩半上坡地了。这次上门摊捐，想乘孙万庆困难时，逼他卖地。见他不提卖地，心想，孙万庆是个有名的铁汉，不能逼急了，得慢慢来。便缓了口气说：

“万庆兄弟，眼下弟妹正坐月子，就再拖几天，你另想想办法吧。要是实在没辙，就把那一亩多地卖了顶捐吧！”

孙万庆一听要他卖地，脑袋“轰”的一下子，像要炸开了一样。地是祖辈留下来的命根子，卖了地全家人怎么活呀！他压着火气说：“李大哥，地我是不卖的，只求你宽限些日子，我走走亲戚朋友借一借，把人头捐交上就是。”

李大肚一看再硬逼也没有用，只好腆着大肚子走了。

李大肚走后，小土屋里可就像塌了屋顶一样。小少敏啼哭不说，她娘生怕把地卖掉，也不禁大哭起来。两个孩子文修和玉珍看娘大哭，也都跟着哭。

孙万庆看老婆孩子一起哭，好像乱箭穿心，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劝妻子说：“他娘，别哭了。为了你们，说什么也得把钱凑齐。我求借去。”说完，他转身出门走了。

孙万庆四处奔波，一连三四天，东求西借才凑够了两千文钱。眼看宽限的日子快到了，还差五百文，怎么办？愁得孙万庆整日双手捶胸敲头，怨恨自己无能，连老婆、孩子都养不了。

少敏娘眼看丈夫愁苦难挨，而且整天只给小少敏喂点汤汤水水的，怎么养活呀？她琢磨来琢磨去，就狠狠心，流着泪对丈夫说：“他爹，眼下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咱们已有一男一女了，这孩子也难以养大，还是送人吧，也好让她逃条活命。”

孙万庆听了老婆的话，柱石般的身躯，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他紧握着两个拳头，牙咬得格格作响，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妻子，一言不发。

少敏娘看着丈夫这副神态，知道他的话伤了他的心，后悔莫及。文修和玉珍怕失去妹妹，胆怯地望着父亲。小少敏这时居然停住了啼哭，不知是她哭得疲劳了，还是在静等这决定她命运的关键时刻？

屋子里静悄悄、死沉沉的。几双眼睛都看着孙万庆。

突然，“咚”的一声巨响，孙万庆猛地一拳击在破桌子上。他多么想击碎这不平的世道呀！

“万庆呀，万庆！你整日累死累活的，怎么就甩不掉个穷字呀！穷人真是没有活路了！”他两眼流着连串的泪水，攥紧的拳头依然停在落下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孙万庆缓缓地转过身来，无可奈何地说：“他娘，就依你说的办吧。唉！”铁汉子耷拉下了脑袋。

少敏娘眼含热泪，撕了个红布条，扎在小少敏的脚脖子上，作个记号，又找出一块干净的垫布，将小少敏裹紧包好，这才难舍难分地抱给孙万庆。

趁着月色，孙万庆木呆呆地抱着小少敏走出家门，过了一片荒野地，来到土地庙前。

据说这个土地庙的土地爷十分灵验，白天黑夜都有四周村落的善男信女来烧香取“仙丹”。孙万庆把小少敏轻轻地放在庙前一块平地上，自己悄悄躲在一棵大树后面，静候着有人把她抱走。

灰暗的月色透过蒙蒙的夜幕，照向庙前空旷荒凉的大地。土地庙黑沉沉的阴影，像个怪兽卧在地上，吞没了小少敏小小的身影。只有她阵阵嘶哑的哭声，震撼着死一般的沉寂。

声声啼哭，就像一把把尖刀刺向孙万庆的心窝，他几次想冲过去，把小少敏抱回家。可是想到孩子的未来，想到人头捐就要到期，不由得身子又瘫软下来。由于几天来的愁苦和奔波劳累，孙万庆又困又饿，等着等着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忽然，远处传来几声狼嚎，惊醒了孙万庆。他侧耳一听，没有小少敏的哭声了。一阵恐怖袭上心头：“莫不是被狼叼走了？”他猛地爬起来，冲上前去，一看小少敏睡着了。他抱起小少敏就急急跑回了家。

孙万庆进门，将小少敏往炕上一放，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老婆说：“不送了，不送了！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她养大！”

孙万庆坚定的言语，立即把一家人脸上的愁云吹散了，连文

修和玉珍的脸上，也消去了恐惧，直望着妹妹的小脸蛋发笑。

然而，孙万庆的愁事还没有消除，明天李大肚来催交人头捐咋办呢？！

第二天，孙万庆只好将菜园子里的菜全割下来卖了，凑足了两千五百文，交了人头捐。一家五口，天天用野菜、树叶拌糠充饥。

挨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家人艰难地度着苦日子。在苦水中泡大的小少敏，渐渐地也能跟着姐姐到地里挖野菜、拾干柴了，穷人家的孩子干活儿早啊！

一天，小少敏挽了个小挎篮，从地里回来，篮子里装满了挖来的野菜。她不顾姐姐走得慢，自己蹬蹬蹬小跑着回到家。进门看见桌子上有两个糠面饼子，她正饿得慌，就伸手去拿。她娘赶快过来阻止说：“这是给你爹留着的。他得吃点儿干的，种地干活儿才能有力气。好孩子，你懂事，不能吃！”

“娘，俺饿。”小少敏忍不住，哭着说。

娘把她搂在怀里，流着泪安慰说：“乖孩子，不要哭，忍着点儿，等一会儿菜粥熟了，给你吃。”

听了娘的话，小少敏竟放声大哭起来，喊着：“我不喝菜粥，菜粥吃不饱，俺要吃饼子！”

父亲回来了，看见小少敏正哭，问明原因以后，伸手掰了半个饼子给她。小少敏拿着饼子，不哭了，大口大口地吃着。母亲在一旁，看着这情景，偷偷地擦眼泪。

小少敏一边吃饼子，一边问父亲：“爹，咱家为啥老吃菜粥，不吃饼子？”

“咱家粮食少，吃饼子费粮食，吃菜粥可以省点儿嘛。”

小少敏一摆小脑袋，指着父亲说：“你哄我。俺看见了，咱家打那么多粮食哪。”

父亲爱怜地摸着她的头说：“孩子，你还不懂，那是咱家租种

人家的地，打的粮食，得交很多很多租子给东家，咱家剩不下多少，得省着吃，要不就没吃的了。”

小少敏撅起小嘴，气呼呼地说：“那咱家总得吃菜粥了？俺吃不饱，俺要吃饼子！”

父女俩正说得热闹，少敏娘见玉珍没有回来，问小少敏：“你姐呢，咋还没回来？”

小少敏一听，咧嘴笑了：“俺姐那小脚，哪追得上俺，俺把她落下好远啦。”

少敏娘一听“小脚”两字，低头看看小少敏的两只脚丫子，迟疑了一阵，抬腿进里屋去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团布条子出来，朝小少敏喊着：“寰子，过来！”

小少敏抬头一看，见娘手里拿着一团长长的布条，胆怯地问：“干啥？”

“寰子，刚才你提醒了俺。你也不小了，该给你缠脚了。你过来，俺给你缠上。”

小少敏见娘要给她缠脚，吓了一跳。她想起了娘给姐姐缠脚时，娘也用这长长的布条，把姐姐的脚趾头往下折过去，缠得紧紧的。姐姐真可怜，疼得直哭。小少敏不懂为什么娘要把姐姐的脚给缠起来。她以为是姐姐做了什么错事，娘不让她走路了，才把姐姐的脚给缠上。小少敏看姐姐哭得怪难受的，也陪着一起哭。

后来，姐姐能走路了，但和娘一样，都把脚裹得像个粽子，走路来一扭一扭的，走得很慢。她和姐姐一块儿到田里去挖野菜，总得等着姐姐，真急人。

姐姐赶不上她，在后面喊：“慢点儿走，等等俺。”

小少敏回过头去，冲着姐姐眨眨调皮的眼睛，嚷着：

“扭呀扭，扭断了脚趾头。

疼呀疼，疼得两脚挪不动！”

姐姐生气了：“小丫头，也有你受罪的那一天！你不用美。”

这一天终于来了。小少敏想到姐姐缠脚时痛苦的样子，急得哭喊着：“俺不缠！俺不缠！俺没干坏事！”她哭着跑了。娘的脚小，追不上她。

过了几天，娘把她关在屋里，劝她说：“寰子，女孩子都得缠脚。你忍着点儿，过些天就不疼了。不缠脚，长大了没人要。嫁不出去，谁养活你一辈子呀？”

倔犟的小少敏，说啥也不让缠，冲着娘大声喊：“没人要也不缠，没人养活，俺自个儿挖野菜煮粥吃！”

娘含着眼泪，把她摁在炕上，拿笊帚打她。她两脚乱蹬，一下子挣开娘的手，跳起来，在炕上、地下转圈圈跑着。娘逮不着她，气得直喊。

小少敏也又哭又叫：“就不缠！就不缠！缠上脚和姐姐一样，挖野菜都走不动了。”

娘听了这话，心想也是个理；可又掂量：如果不缠脚，街坊邻居瞧不起不说，往后真的嫁不出去，那不害了孩子一辈子吗？她感到左右为难。

少敏爹是个开通人，又心疼小少敏。听娘儿俩又喊又哭又闹的，就劝她娘：“咱们穷人家的闺女，要干活儿，要下地，就免了孩子受这份罪吧。”

小少敏有了靠山，就更觉得委屈了，大声哭喊起来。

娘无奈，叹口气，只好由她了。

小少敏的脚没有缠，一天比一天长大。

人小情谊重

穷困像影子一样，老是跟着孙万庆。

孙万庆家继少敏之后又生了一男一女，小少敏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父亲和哥哥，除了收拾自家的一亩半地外，还租些地种。母亲和姐姐则操持家务。小少敏虽然才九岁，但她长得个子大，又勤劳能干，已是父母的一把好帮手了。白天，她帮母亲拉碾子、推磨、挖野菜、采树叶，还照看弟弟、妹妹；晚上，跟着母亲、姐姐学着织发网、钩花边，有时也跟着父亲认字。她长得虽不秀美，但透着一股灵气，聪明伶俐，善于理解父母的心意，深得父母的疼爱。一家人虽然辛苦、贫困，但也和睦平安。

谁知屋漏偏逢连日雨。这年入夏，小妹突然发病，阵阵咳嗽，眼看她一天比一天瘦。有的老人说她患的是痼病。接着，母亲又得了胃病，疼得在炕上打滚。胃病还没有好，全身又浮肿，真是灾难重重。

小少敏抱着骨瘦如柴的妹妹，求父亲快想想办法。父亲也发愁，可有什么办法呢，已是借贷无门了。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孙万庆的远房亲戚刘二，面带笑容，手提一个点心盒子，来到孙万庆家。没等孙万庆开口，他就大声说：“万庆兄弟，你太见外了。弟妹和孩子病成这样，你为啥不早说一声？我再缺钱，给弟妹和孩子看病的钱还是有的。”说着，将点心盒子往桌子上一放，顺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用手一拍说：“拿着，这是两千文钱，赶紧给弟妹和侄女儿治病吧，别再耽搁了。排辈份，你还得叫我一声表哥呢，别怪表哥我来晚了。”

正直朴实的孙万庆，被刘二的“慷慨”迷惑了。他望着刘二

说：“刘二哥，这钱我可还不起呀。”

刘二一拍孙万庆的肩膀：“万庆兄弟，你又见外了，咱兄弟好说，只要你写个借条，这钱你什么时候有，就什么时候还。”

这个当口，孙万庆正愁没地方借钱，竟有人送上门来。他不加思索地写了个借条，摁上手印，交给了刘二。

孙万庆拿了钱，立即给老婆和孩子治病，请医抓药。果然见效，老婆孩子的病大有好转。但是，两千文钱，哪里经得起治病的花销，没过多久，就用光了。

原来这里有鬼。李大肚为了要弄到孙万庆的一亩半上坡地，勾结刘二，引孙万庆上钩。他估摸孙万庆已经把钱花完，见时机已到，就让刘二上门逼债。

刘二一进门，还是老样子，不等孙万庆开口，就连声说：“万庆兄弟，多日不见，听说你发了大财，今日我是求债来的。”

“刘二哥，你……”孙万庆感到莫名其妙，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万庆兄弟，你不用客气。”刘二有意不让孙万庆把话说完，接着说：“村里谁不知道你挣了大钱！当初借据上写得明白，你有了钱就得还。况且我现时正等钱用，我要去买赵虎哥的地，已经说好了。当然喽，如果你肯卖那一亩半上坡地，看在兄弟份上，我可以先买你的，哈！”

孙万庆一听全明白了：原来刘二借钱是为了自己的一亩半上坡地，真是后悔莫及！眼下已经上了他的钩，也只好狠狠心将那祖传的一亩半地顶债了。

自此，孙万庆家只剩下半亩菜园子了，已走到了穷困的最底层。为了能让一家人填饱肚子，孙万庆拼命挣扎着。

这个时候，喜讯传来：辛亥革命胜利了。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当上了临时大总统。

革命的火光，照亮了孙万庆。

